

自恋的那朵小花

■ 郭跃武

节日里,祝青小姐在朋友圈晒了几张自家培育的水仙花照片,虽未经雕琢,但仍散发出勃勃的生机和喜庆的氛围,惹得大家一片赞赏,想来她一定很有成就感。

水仙在我国有近千年的栽培历史,由西方引入,花名取自希腊神话中的美男子那喀索斯(Narkissos,英文名Narcissus),他因迷恋自己的容貌,日日徘徊在山林湖畔,倾心于水中的倒影,顾盼自恋,逐渐香消玉殒,化作湖边一丛水仙,以另一种形式的美丽继续流芳世间。

自恋是人类生而有之的一种心理特质,是一种存在于幻想和实际行动中被夸大的行为模式,也是个体对自身和在他人眼中形象的过分关注和沉迷,还是一种对于自身重要性的夸大感觉。儿童时期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原生家庭中融洽的亲情关系有利于孩子养成适应良好的自恋人格。反之,如果这一时期的情感需求被父母忽略,孩子的全能感被家庭成

员过分打压和贬低,则会促使孩子转向采用幻想的自我意念和自我膨胀来代替受损的自尊,从而发展成一种非适应性的自恋人格,进入社会以后遭遇不利环境时往往演变成成为病理性的自恋人格障碍。

上世纪7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价值的潮流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中国,影响并改变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观念,不断冲击着传统保守的社会文化。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开始出现自我膨胀、自我欣赏、自我表演、自我标榜、自我陶醉的群体和现象,并逐渐演变成一种自恋文化。到了21世纪,随着网络信息的普及,自恋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提高,每个人都可以用手机随时随地在网络平台展现自我,获取赞美和价值观的认同,完成自我欣赏和自我满足的欲望。

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1944年出品的电影《出水芙蓉》里,扎尔卡夫人在为女子学校的姑娘们上形体

课时有一句经典台词:“我有个秘密,我长得多美,人人都爱我。”其生动地描绘出了自恋人格的心理表现,也让人明白了适应良好的自恋人格除了原生家庭的生成因素外,后天环境的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

心理学研究表明适应良好的自恋人格有助于培养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能力和幸福感,有利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有利于身心健康。而适应不良或病理性的自恋人格则多与敏感、脆弱、焦虑、剥削性、特权感、躯体化障碍等负面因素相关联,甚至发展成为心理疾病,并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危害。

如何识别健康的、适应良好的自恋人格和病理性的自恋人格障碍正在成为心理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大家在利用网络平台展示自我、传播信息时应当严格遵循法律法规,追求真善美,有礼有节,避免虚荣和浮夸,避免恶俗和虚假,远离病理性的自恋人格障碍。

最美的微笑

■ 曹益君

在生活中,不知你有没有发现婴儿对母亲的微笑,那瞬间张开的笑脸是世间盛开的最美花朵,甜甜的、美美的、满满的。

伴随小孩微笑的过程,我们时常发现当自己的母亲过来时,他会看母亲的脸色,应该说是仔细辨脸,因为母亲的脸色最慈善、动情、美丽。对此孩子会有感应似的,咧开小嘴,晃着小脑袋甜甜地笑了。

而当子女长大成人,抑或事业步入正轨、稍有成就时,母亲在这样的时刻聆听子女的成就时,脸上的微笑也是最美的。这微笑背后是心头满满的喜悦,为人之母者长长的满足,弥散在心头的是甜甜的幸福。

细细想来,不管是幼儿对母亲的微笑,或者母亲对学有所成就儿女的微笑,其间是因为有血浓于水的情、浓得化不开的情。所以这样的微笑注定是最美的。

倘若仔细推究,这样的微笑何以最美,的确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伴随亲情的微笑是最真诚的。有人曾经列出这样的方程式: $x + \text{微笑} = \text{真诚}$,求 $x = ?$ 当他搜寻自己成长的心路历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色各样的人物,然后让这些场景如播放电影似的在自己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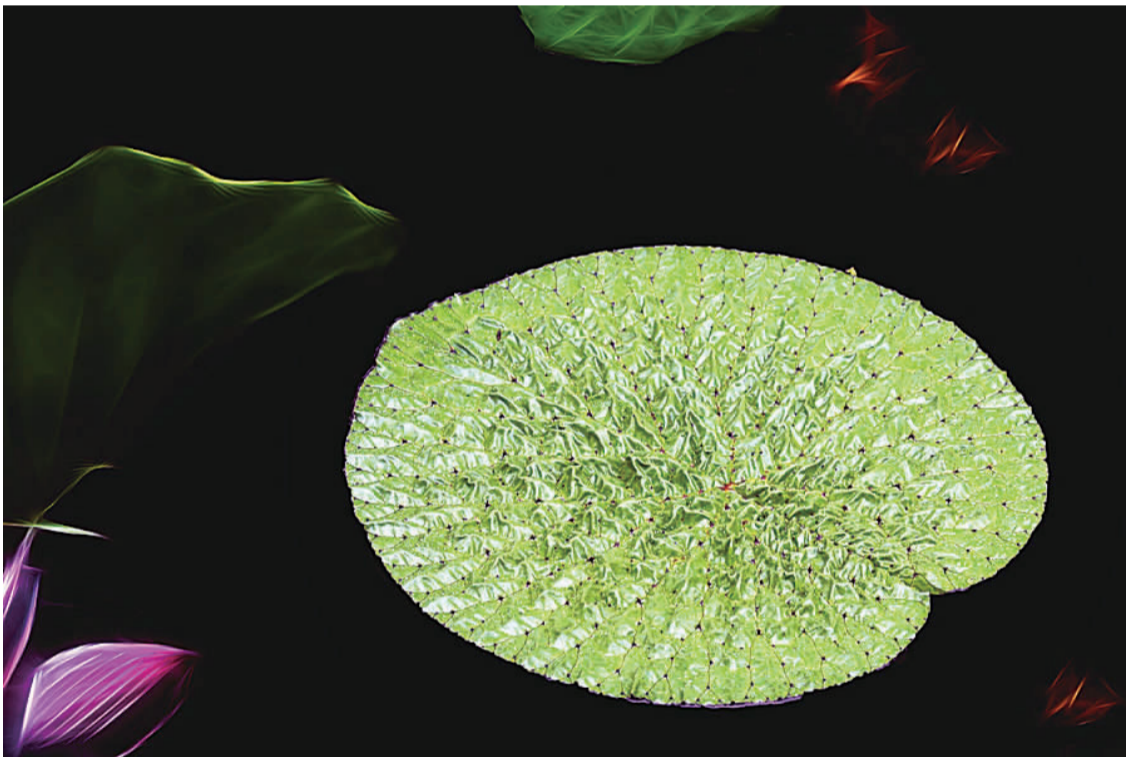
海中浮现一遍,就会发现无言的亲情、默默注视的亲情加上微笑是最真诚的。

同时裹着亲情的微笑也是最无私的,因为母亲与孩子间本就是一个母体。都说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的肉,所以孩子看母亲就像看到自己的从前,母亲看孩子就像看到自己的未来。所以母子间这样的微笑是舍去一切的,又是排他的。

伴随亲情的最美微笑又是最自然期待的。因为孩子见到母亲是心灵自然归依,这种心头漾起的美好是自然生长不可遏制的;同样母亲看到有所成就的孩子,也会内心不由自主、自然而然地开出幸福的花儿。

然而生活中,我们很多人往往会忽视这样的微笑,即使见到也会把它当作平常事,因为这一切似乎实在太多,司空见惯。而当有一天一旦失去这样的微笑,那么这一切的美好只能在梦里找寻。

感受到这样的微笑是最美的,其实也让人想到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确实是缺少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人世间其实有许多美好,倘若我们都能敏锐地去发现,懂得珍惜拥有,那么生活的美好必将源源不断,而这又是我们值得期待的。



■ 春水一角(摄影)

兰尼

惊蛰是个动词

■ 王南海

如果你来描述春天到来的景象,也许你会引用很多华美的古诗来表达。诸如“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或是“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亦或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其实我认为用“惊蛰”来描述就够了。

在我看来,惊蛰不仅仅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更是一个类似于“轰隆隆”的象声词,可是象声词还不准确,它应该是个动词。

惊蛰中的“惊”意味着惊醒,而“蛰”则表示动物蛰伏地下冬眠。惊蛰时春雷作响,冬眠的动物、植物都因“轰隆隆”的声音从睡梦中惊醒。小动物们伸伸懒腰,好奇地从洞口向外张望,“啊?一觉醒来已经春暖

花开啦。”而那些种下的种子,都努力地开始萌发。它们喊着:“我要发芽,我要发芽。”于是自然万物都运动起来。它们争先恐后地拱出地面。于是它们听到了农家的新犁声,看到了青翠柳如烟,听到了燕子轻鸣、水流花开的声音。而惊蛰就是这一切诗画写意的精髓。古人用两个字就说明了所有春天的变化。

惊蛰时气温回升,冰雪融化,春天的脚步走得一日比一日紧凑,仿佛春姑娘是急着赶路一般,轻盈地拂袖,就点化了春暖花开,点得鸭子在水面上摇摆,点得桃花一朵朵绽放。惊蛰一到,春天的景象就如画卷般铺陈。

人们习惯将惊蛰分为三候。“一候”时桃花初绽,即使在遥远的林芝,伴着雪山,桃花也次第开放。雪山圣洁,桃花点点,一团团一簇簇,仿佛是天上降下来的粉色云朵,大地有了无

比鲜艳的色彩。“二候”时人们听到了越来越多的鸟声,鸟儿开心地告诉人们:“惊蛰后春韵更浓了。”而“三候”时世界已经春意盎然。

对于农耕文明而言,惊蛰是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开始扛起农具,走向田野,开始了新的耕作。在北方,小麦返青生长,到处是满眼的翠绿;而南方的油菜花像是金色的鸟儿,开始渲染田野。

二十四节气浸透着华夏文明的智慧。惊蛰是春天中最美丽的画卷。惊蛰是个动词,催促了春暖花开……

桂花苑

刊头书法 徐珍

所谓归属

■ 姜鹏飞

退休

再过几天,终于将领完人生中最后一笔“工资”,随后“养老金”就将转入我的银行账户。养老金是大多数打工人的“人生追求”,尽管它很普遍,但它的价值也很独特,因为领取它的人将很有可能开始一段与众不同的、全新的人生历程。

前两天读了一本书,是美国思想家安·兰德的《源泉》,其中有一段话让我颇为以为然,她说:“野蛮人的一切个人生活都是公共化的,受其所属部落的法令约束。而文明呢,就是要将个人从集体中解脱出来的过程。”

这是安·兰德按照整个西方文明的标准来描述文明走向的,若只是单独以人的退休状态去考量,她说得还是相当精彩的。

退休,预示着你将脱离某个集体,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硬性剥离,因为有法律条款限制;有人会因瞬间缺失了某种归属感而产生强烈的失落和孤独感,也有人却因挣脱了集体所赋予的那些有形或无形的束缚,倍感轻松和自由。但若仔细想想,无论是和集体的割裂所产生的缺失感,还是

因此所获得的自由感,其实是差不多的。

社区

我们每个人接触最多的就是所属的社区,而今天都市人所依附的人情归属最后还是还是在社区。

尽管我常年生活在社区,从事社区的新闻报道也有十年,在这里能让我最关注的还是活跃那里,近年来越来越受重视的群体——社区工作者。

“社工”这个概念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提出,然而直到今天,社会上对这一群体真正了解的并不多,常把他们等同于志愿者。社工所做的很多具体工作,或许因为过于纤小,很容易被人们忽视掉。

新冠疫情的突然来袭,让很多人对社工这个岗位有了更多了解。前不久在社区采访,就让我获得了一份感动。在对一些家庭实施封闭式管理时,社工们整理了一套表格和相关说明,仔细一看,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种琐碎的小事,要不是有人提前趟过这些坑,有的经验可能令你无法想象。

通过这些琐碎的小事,我们可以感觉到在今天的都市中社工们在社区这个“村落”里所营造的一片淡淡的乡情。